

陳映真小說集 4

1980-1982

萬商帝君

雲／

萬商帝君



洪範書店

洪範文學叢書 (304)

萬商帝君

陳映真小說集 4 [1980-1982]

陳映真

洪範書店 印行

洪範文學叢書 304

陳映真小說集 4 [1980-1982]

萬商帝君

著者：陳映真

發行人：孫玫兒

出版者：洪範書店有限公司

臺北市廈門街一一三巷一七一號二樓

電話 (〇二) 二三六五七七

傳真 (〇二) 二三六八三〇〇一

郵撥 〇一〇七四〇二一〇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二五號

法律顧問：陳長文 蕭雄淋

初版：二〇〇一年十月

定價二五〇元

(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ISBN 957-674-218-8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萬商帝君／陳映真著.--初版.--臺北市：

洪範， 2001〔民90〕

面：公分.--（洪範文學叢書；304）
（陳映真小說集；4）

ISBN 957-674-218-8(平裝)

857.63

90016094

目次

雲

萬商帝君

125 1

雲

——華盛頓大樓之三

■贈給敬愛的王禎和兄，並以最虔誠的祝福，祈望他快快康復。

1 麥園

「謝謝你啊，Lily……」張維傑抬頭說。

朱麗娟照例只是沉默地笑著，把方才從郵局的郵箱領回來的信件和小包，擱在他零亂的桌面的一角，又復默默地坐到她的位置。

他以八萬元不到的儲蓄開始，獨自搞出口，到這個秋天，就要兩年了。起初，他一個人寫開發信、跑國貿局、找廠商，忙了將近一年，才開始有了個把小小氣氣的印尼、韓國客戶。他這才租起這間十來坪大的、市郊區的辦公室。原來只想請個能照稿打字的小姐，卻不料來了英文名字叫Lily的朱麗娟，講的、寫的一口、一手的好英文，進出口業務比他這才出道的人還熟練。

「你一進這辦公室，就該知道，我請不起你。」

他看看她的履歷和試打的一封英文信，苦笑著說。

她以不甚了然的眼光看著他，然後迅速地把視線移向窗外。一輛公路車，正看似遲緩地走在窗外遠處的小路上。

「我不要再。」

她小聲說。

他說他的預算只給八千。她嘆了口氣，說：「可以。」他說她是這家公司的第二個人，因此雜務很多，跑郵局、跑銀行，都要麻煩她。她咬一咬她的看來單薄、卻輪廓清明的唇，輕輕地、從容地點了點頭。他凝望著她，心中忽而覺得有些沮喪了。他說：

「這樣：我再添一千。我只這個力量，實在對不住。」

「OK，」她說：「我要挑薪水，就不到這裡來。」她繼又淡然地說她剛結束了一場離婚的訴訟，帶著女兒開始新的生活。「我喜歡這個地方，OK，」她說，「你添給我的，一千，OK，等往後業務上好了，再添給我好了。」

這以後，於不知不覺之間，雜亂的信件都一類類編了案碼，歸上檔；小小的辦公室，也逐漸地几淨窗明了。而每天兩次，Lily總是定時徒步到郵局開信箱，取回一些郵件。來回三、四十分鐘的徒步的路，不論冬、夏，總是使她的瘦削的鼻尖上，凝聚著薄薄的汗珠，把抱在懷中的信件、樣品小包之類，堆在他的零亂的桌角上。他於是便抬起頭，衷心地說：

「謝謝你啊，Lily……」

他點燃一根香菸，挑出福島——一個近半年來新開發的日本客戶的信。信封裡是一張信用狀和福島的信。福島照例把上次來臺時口頭上的協議，七折八扣，把他的利益壓到嫌低吧，又似乎還可以做得；說高吧，又不值得好的同業一笑的那種範圍。他懊惱地把信一丟，隨手折起一件料想是嘉義一家廠家寄來的樣品。但是拆開來，竟

是一本破舊的日記本。

「啊——」

他喟然地說。

約略是兩個禮拜前的事了。

他坐在一趟直達高雄的、做客運生意的遊覽車上。車子剛開出臺北市，上了高速公路，他就睡著了。一直到休息站，他才醒了過來。在休息站，他叫了兩個素來愛吃的粽子和一碗貢丸湯。他上過廁所，買了一包菸，回到車上，把袖珍式的計算機拿了出來，準備算計一筆生意的細目。

「是張經理嗎？」

他回過頭。隔著一條通路，一個懷抱著幼嬰的少婦，對著他堆著一臉的笑。她的門牙大而潔白；她的右頰上有一顆半個紅豆大的黑痣。

「趙公子！」

他笑著說。

「你在臺北上車，我看著就是你。」她說：「但也不敢認。」

這兩年來，凡是朋友，都說他禿掉了大半個前額。他摸摸自己的額頭，笑了起來。

「變老了。」他說。

「怎麼會，」她說：「不過，在休息站裡，看著你挑著粽子叫，我就確實知道是你。」

他看著熟睡在她的懷裡的幼嬰，想起他還在美國麥迪遜儀器公司的日子。那時，他代表公司的總經理艾森斯坦先生，三天兩頭就到公司設在中壢的工廠去，協助設立一個「真正屬於工人的工會」。因為舉止有若男子一般瀟灑，而被四百多個女工按著當時正在播放著的一齣臺語電視長片裡女扮男裝的角色，喚成「趙公子」的趙月香，便是新工會的預備骨幹之一。如今，這個在女工宿舍中被笑謔地談論、甚至於暗中愛戀著的「趙公子」，竟而也結婚、生子了。

「什麼時候結的婚？」

他說。把頭髮光光地往後梳起，在腦後收著一個小拳頭大的髮髻的她的臉，添增了好些初為母親的溫婉，也就相對地減去了當時幾分彷彿少年男子似的英俊。

「一年多了。」她說。

她怡然地看了看自己懷裡的嬰兒，卻不料嬰兒正好睜開一對小小的、惺忪的眼睛，皺著小臉，悠然地打著哈欠。她以她的大而潔白的牙齒，咬著下唇，像個媽媽似地，笑了起來。

「廠裡，大家都好嗎？」

他說。

她把嬰兒抱了起來，把自己的臉偎著那一張乍看並不怎麼樣像她的小小的臉。嬰兒開始不安分地伸手蹬腳。她說：

「女娃娃，卻像個男娃娃，好皮！」

「嗯。」他說。

他看見嬰兒開始用烏溜溜的眼珠子瞪著他。當他看見嬰兒出其不意地，衝著他張著尚不會長牙的嘴，把眼睛笑成一條細縫的時候，她說：

「廠裡的事，」她搖搖頭，說：「不知道啦。我們早就離開了。」

他伸出一個指頭，讓嬰兒細嫩的手掌，慢慢地握住。他感覺到嬰兒正一點一滴地使著力量，把他的手指拉向嬰孩的小嘴。

「哦，姆姆——」

他逗著嬰兒說。

「我們——敏子、素菊、小文……十來個人，全被逼走了。」

「啊！」

「還是何大姐有經驗。」她說，「她臨走，就叫我們當心。他們不會正式辭退你們的，她說。但是逼走、氣走你們，有的是辦法。何大姐說的。全被她料著了！」

「哦哦。」他說。

「我和素菊被調到品管部，成天用油清洗一些儀器、計錶。小文被調到倉庫房，讓男工人成天罵她：別老端著拿筆桿兒的人的模樣……小文每天回宿舍，咬著牙，忍啊！等我們一問，她就急急忙忙找個牆腳去哭……」她說，「敏子，最慘了。」

她的幼兒開始咿咿呀呀地「說話」，並且不時地用手去抓母親的說著話的嘴。

「煩心！」趙月香對著嬰兒嗔愛地說。她然後伸了一隻環抱著幼兒的手，掠了掠自己的頭髮。「敏子，被派到清潔組。你想：那麼瘦小的身子，成天提著大桶小桶的水，洗地、打蠟。張經理，任誰都非被逼走不可啊！」她說。

「哎呀……」

他呻吟似地說。他忽然想起宋老闆在何春燕面前的許諾。宋老闆滿月似的一張白

臉，咬著菸斗。他靠在黑皮沙發的靠背上，說：

——你放下心。她們一個個照樣，全是公司重視的員工。我不是說過嗎？法治的國家，講的就是法。希望將來工會選出來了，連你，我想起碼安插一個候補幹事。你看，怎麼會？公司怎麼會爲這小事兒辭掉她們？

何春燕還是辭掉了工作，走了。她自始至終，眼睛不曾離開過宋老闆。臨走，何春燕向宋老闆輕輕地鞠個躬，說：

——謝謝您，宋老闆。別的話，都不再去說了。那些姊妹們，要請您多疼惜。

——好。好。你其實不必辭的，再想想好嗎？

何春燕低著頭，不很顯著地笑了笑。她只說：

——謝謝您，宋老闆。

他於今想起她的低著頭的，不很顯著地笑著的側臉，忽而想起：何春燕，即在那時，也不會相信過宋老闆的。

「何春燕呢？」他說。

他看見趙公子正忙著泡開一小瓶奶粉。嬰孩在她的雙膝上仰躺著，咿咿哦哦地唱著什麼。

「不知道。」

她說。把奶瓶的嘴，塞進寶寶的嘴裡。嬰孩立刻肅靜了下來，兩隻小小的手，認真地抱著奶瓶。

「不知道。」她說，對著專心吸吮著奶水的嬰兒，搖搖頭。

「素菊呢？」

「不知道。」

「敏子呢？」

她又搖搖頭。

「你呢？」

「結婚了，辭掉以後不久。」她平淡地說：「我從十五歲出來做女工。麥迪遜那一回，忽然叫人厭倦了。」

他們於是都沉默了起來。他望著飛馳著的車子的窗外那些不斷向車後飛逝的路標和廣告牌，想起兩年前，三天兩頭跑中壢工廠的日子。公司配了一部車給他，每次好不容易開上交流道，他的心情就像那高等路面似地平坦起來。艾森斯坦先生說：「一個真正屬於工人的工會，對公司和職工都有益處。」他被委派促成麥迪遜臺灣公司

「第一個開明工會」的成立。「Victor，聽好：麥迪遜的地平線上，永遠閃耀著一顆璀璨的星辰，你曉得嗎？」艾森斯坦先生對他說，「正是自由、創意和理想，創造了麥迪遜普世的帝國。」他在回想中苦澀地笑起來了。

「張經理。」她說。

他抬起頭，用他思索著的眼神說：

「嗯？」

「張經理，有一個人的下落，你為什麼不問？」

「誰？」

「小文。」

「啊！小文，」他壓低聲音叫了起來：「文秀英！她怎麼了，這丫頭。」

「她那麼尊敬你，你卻把人家忘了。」

她說。嬰兒一會兒去抓母親的臉，又一會兒搓搓自己的眼睛和鼻子，把奶瓶推開。呀呀唔唔地叫著。她把嬰兒一會兒抱在懷中，一會兒靠在肩上。

「讓我來抱一會兒。」他說。

「小文偶爾寫信來。她總是一個廠換過一個廠……寶寶要睡了噢，媽媽搖搖，搖

搖啊——搖。」她說。把嬰兒橫抱著的她的身上，於是輕輕地搖曳了起來：「一個廠換過一個廠。一下子說她在做紡織，又一下子說是在電子工廠，一下子又說……有一次，我寫信去，說這好像流浪的人一樣。她回我信，她哭了，她說。」

他默然地想起那個皮膚黑了些、個子矮了點，一臉清純的稚氣的女孩。那年秋天吧，艾森斯坦先生派來臺灣接總座不久，就說是爲了增進公司內部的溝通，要辦一份社內刊物。在中學教過國文的張維傑，被指定負責這份月刊的編務。他在這份叫做《麥臺月報》的社內刊物上，開闢了一個取名爲「麥園」的專頁，鼓勵麥迪遜臺灣公司的員工投稿，硬性規定每個部門的員工要推選幾個作者，定期投稿。裝配線的女工，由當班長的趙公子連推帶拉地把文秀英帶到他的辦公室來。

「張經理，我們線上的作家，就是她。」

趙公子說。被她緊抓著手腕的文秀英，低垂著頭，死命地搖頭。她的頸上、耳朵，泛著羞赧的紅色。

「小文呀。」

他笑著說。他不曾料到這生性晴朗、畏怯、稚樸的女孩，竟是擠滿了高中畢業生的生產線裡推出來的作家。

「不行啦，真的不行啦……」

小文抬起頭來，笑著說，一臉的緋紅。她的著名的兩個酒渦，使她的羞赧，更添一分羞意。他忘其所以地看著她。聽說過少女在羞恥時的美，但這卻是他首次眼見了。

幾天以後，他正在辦公桌上忙著。猛一回頭，才發現了不知什麼時候佇候在他身後的小文。

「哦？」他說。

「交稿子來的。」

她低著頭，含著幾分喜悅、幾分害羞，交給他幾張寫在活頁練習本上的原稿。即使她把笑意緊緊地含在密閉的嘴上，在她圓圓的雙頰上，依然浮現出淺淺的酒渦，使她的笑靨，彷彿清晨初綻的茶花，清新、怡人。

「哦哦。」

他說著，接過稿子。而她卻一回身，就低著頭，用急促而細碎的步伐，走出辦公室。

他一口氣看完她的稿子。是一篇抒寫她懷念遠在西南部臺灣的農村的家人的散